

通

州

文

史



通

通



通

旭 張

通

陽 東

通

亮 英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1009

古五堂台州
州里本鄉也

州

劉廟碑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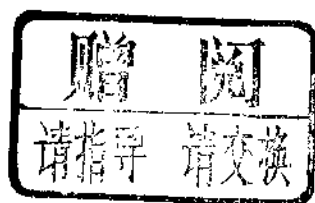
州

州

第十一集

通州文史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通州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4年11月

主 编：余学广
编 辑：余学广 高志华
封面设计：江 流

2002/01

《通州文史》第十一辑

承 印：如东县彩印厂

准印证：苏通出准字（1994）47号

印数：2000 工本费：3.85元

目 录

西亭张謇祖居往事述略·····	赵 鹤 (1)
趋庭述略——记我的父亲姜春华·····	姜光华 (17)
立言求是非同俗 论道持平有古风	
——缅怀尊敬的学长姜春华教授·····	朱良春 (28)
姜春华生平纪略·····	许 昶 (33)
记南通县城北小学的创建和校友对母校的	
爱心·····	丁超一 (39)
苏中公学生活片断追忆·····	黄企舟 (43)
抗战初期四安地区的抗战教育·····	朱章民 (50)
南通学院农科校训·····	徐晓白 (54)
坚持南通解放区教育的一面旗帜	
——记名师顾贻予老先生·····	陆伯生 (55)
记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邱竹师及其在	
通海创办的海中上校·····	陆伯生 (58)
忆郁永言老师——从两帧珍贵照片引起的	
怀念·····	闵秀文 (62)
吴韵篁先生生平述补·····	丁超一 吴中达 (66)
勤恳的忠厚长者王辛伯先生·····	陆文蔚 (70)
追忆与教育界前辈卑宗淦先生的交往·····	邱明樵 (74)
清末塾师、诗人成述古事略	
·····	汪祖遂 朱章民 朱 平 秦广敏 (79)
张香圃医师事略·····	葛伯言 (84)
赵甸名医王贡三·····	王国钧供稿 沈镜湖整理 (89)
通州学者刘复光教授·····	何莘耕 (93)

油脂化工专家刘光复教授·····	王士明 (97)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通的合作社——南通	
县稻麦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简述·····	蔡麟卿 (101)
孙傲办油坊·····	谢玮祖 (107)
金沙镇的买办商人孙瑞卿·····	姜光新 (112)
通州岁时记·····	姜光新 (114)
石港地区的木人戏·····	戴 礼 (123)
茅祖本同志生平述略·····	陈丕勋 李鸾生 (132)
记抗战流亡途中成立的鸥社·····	徐晓白 (136)
南通王悦之及其手抄精品《明懿安皇	
后外传》·····	张熙瑾 (138)
金沙南山·····	姜光新 (141)
“和事进士”张攀桂·····	姜光新 (142)
渡江三遇·····	顾克如 (143)
“一支纵队发奇兵”——记苏北人民抗日自	
卫大队的兴亡及其它·····	刘谷风 (149)
“一二·九”运动在南通——忆城闸两	
区大中学生进京请愿·····	张保丰 (156)
回忆周一峰·····	陈震林 (164)
关于俞铭璜的一点见闻·····	樊天相 (169)
“近代班超”王德淦·····	卑圣拓 (171)
攻心慑伪红黑点·····	姜 杰 (173)
怀念为国捐躯的大哥吴耀垣·····	吴耀贤 (178)
说说程北海·····	镇 陆 钱学漪 (184)
对《南通大学的创办和变迁》的补遗和订正·····	张保丰 (187)
附录：《通州文史》(原《南通县文史资料》)	
第1——10辑目录索引·····	(195)

西亭张謇祖居往事述略

赵 鹤

尽人皆知，大名鼎鼎的状元公、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是江苏南通人。其实，按其“出身乡贯”来说，他是通州西亭人。张謇在考状元时的《殿试策》上自开履历，就是这样写的：“世居通州金沙场，后迁西亭，侨居海门长乐镇（应为常乐镇）。”本文撷拾张謇著作中的有关记述及西亭故老的一些见闻，说明张朝彦、张彭年及张謇祖孙三辈人在西亭的经历遭逢、遗迹芳踪，藉使更多的人了解通州一代伟人张謇的家世。本文以记述张氏祖孙三代在西亭的旧事为主，当然也涉及到“金沙场”和常乐镇的一些情况。张謇说他家“世居通州金沙场”，其先世已不易远溯，“高曾以上数传，但能记其考妣之名氏，生卒兆宅，且不可考。”实际上连张謇自己也说不清楚了。这里只从他的“本文”即他的曾祖父张文奎说起。循着张文奎以下嗣胤支派脉络，略述张謇家族与西亭镇的关系原委。

张朝彦定居西亭兴家创业

张謇的高祖父原住在石港那边，可能在清乾隆年间迁到金沙东五里庙河南头总瞿家园，有个儿子叫张文奎。经过多年生产居积，故有资业。张謇的高祖生卒年月不详。张文奎生年不明，却可知是在嘉庆元年（1796）去世。张文奎有三个儿子，老大张朝选，成年后分家去了余东；老二张朝余，从家里带点钱外出，不知所终；老三张朝彦，即张謇的祖父。朝彦在其父

去世时才8岁。其母姚氏特别钟爱这个小儿子。张朝彦16岁时，一天正在村塾中念书，姚氏突然生病。张朝彦奔回家，其母已口齿不清，随即也就停止了呼吸。张朝彦孑然一身，虽然有点家业，但是少不更事，只得依靠嫁在附近邱家的姊姊当家理事。谁知这位姊姊怀疑母亲有“私房钱”留给了小弟，就唆使夫家的侄子教小弟赌钱。赌博的方法很简单，用长纸牌“钓麻雀儿头”。张朝彦一学就会，既会就迷，以致泥足日深，不克自拔。也可能邱姓子侄有“抬轿”行为，张朝彦同他们赌，每赌必输，不过两年就把家产荡尽。因为张朝彦行三，俗称“三侯”。当时乡里人嘲笑他说：“张三麻雀儿输不足，今年卖田，明年卖屋。”这个“张三麻雀儿”，既是说张三玩“钓麻雀儿头”这件事，又可与当地对别人亦鄙亦昵的称谓双关。“张三”卖掉的田地当中，有其祖父及父母的坟墓。后来到光绪七年（1881）冬张警在瞿家园调查祖坟地易手经过时，业主拿出的田契，却为瞿姓者于嘉庆十一年（1806）九月所卖，还有道光九年（1829）的“找价字”。也不知嘉庆十一年之前是什么人从张朝彦手上“谋算”过去的。张朝彦没家没业了。有个拼茶人叫吴圣揆的在金沙场（即金沙街，因是场官衙门驻地，故亦名金沙场）做瓷器生意，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他知道张朝彦一向是个老实伢儿，是上当受骗才家道中落的。于是就招张朝彦为赘婿，当儿子看待，只要求以后有一个外孙承嗣吴家。吴圣揆不过是个小瓷商，“时当嘉庆中叶”，张朝彦有了几个孩子，不忍牵累丈人，便带着妻儿家小迁往西亭。

西亭故老相传，张朝彦初到西亭时是以船为家的。船靠在西亭河南西街头小河角西边。张朝彦从做麦芽糖、贩瓷器、收破布开始，以后又租种了泊船处岸上属于澜平桥周家庄的几亩田。因为子女众多，做小生意和种田的收入常不敷家用。有一

次，邻居李老太看到吴氏天天只淘一点点儿米，就送了一斗米给吴氏。张朝彦得知后，节省了两个月，把一斗米还给了人家，而且还教训儿子们说：“受了人家恩惠，不能忘了人家。”张朝彦带着儿子勤恳劳动，节俭持家，手头宽松了一点，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就在租种的田北头，也就是河边上建了几间房子居住，并继续做糖。在岸上做糖，不管规模大小，按行业上的说法就叫“开糖坊”。所以在西亭一些年龄较大的老人，都晓得张状元家过去在西亭是“开糖坊的”。

张朝彦在西亭定居立业，家境渐渐好了起来，不料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儿子同佣工吵架，误伤致人死命。张朝彦同大儿子竭尽全力倾家营救。犯法的老二，虽免于抵死，而张朝彦却负债累累。因为欠周家庄粮户的债还不出，咸丰元年（1851）就把房子抵债归了周家。张朝彦一家另外赁房居住。其实，这时张家人口已不多了，大儿子张彭年（即张謇之父）去了海门常乐镇，二儿子张彭庚因遭“人命官司”不在家，三儿子张彭龄（亦作彭寿）也到通州城里自谋营生去了。张朝彦遭此变故，心情当然不畅，于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病逝，卜葬于西亭街南三总桥（今西亭镇四总渡村）。咸丰十年（1860）三月，张朝彦之妻吴氏病卒，偕夫合葬于三总桥。隔了多年，张彭庚、张彭龄去世，也都附葬于张朝彦墓园昭穆之位。张謇发迹之后，重新修过西亭的祖坟，除建起一个“三坟六穴”的高大墓园外，还树立了墓碑，题曰：“清赠通奉大夫张府君、赠夫人吴氏合葬之墓。”西亭街上的房子，清同治九年（1870）张彭年向周家赎回，原本给大小两个儿子居住（张謇的异母长兄和小弟），谁知他们无意在西亭久居，便把房子卖给了宋家。民国11年（1922）宋家衰落，仍把房子卖给了张家。张謇将老房子进行了翻造与扩建，民国15年亲率孙子到西亭“奠祖屋”。张

睿在《西亭东桥铭·序文》中详述了张朝彦定居西亭创家立业的沧桑历史。张簪重新修建的房子比较宽裕，一部份仍然租给了宋家开设大元慎布庄，经营“天宝玉”牌关庄大布。主要宅院由张簪的寡媳率子居住。宅院正屋悬有匾额一方，题曰“敦睦堂”，这与张睿在常乐镇所建宅院正屋题“敦裕堂”有遥相呼应、同气相求之意。张氏祖居改建落成后，西亭人便把西街头这一溜高大房屋称为“张公馆”。因为宋家也在该处经营布行，与东街头徐澄渊家的花布行相对，西亭人又称该处为“西行”。抗战爆发以至新中国成立后，张睿祖居房屋虽又几度易主，但仍有几间房屋旧迹依然。1989年，南通县人民政府在通知各乡镇保护文物古迹的文件（通政发〔1989〕149号文件）中，将张睿祖居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另外，修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平毁的张朝彦墓。尽管非复旧观，但是作为西亭的一处人文历史旧迹，却被妥善地保存了下来。张朝彦去世时为64岁，在西亭生活40年左右，并且终老于是乡，“着籍”于西亭，是没有疑义的。

张彭年照看吴氏侨寓海门

张朝彦挈妇携儿迁居西亭的时候，三个儿子年纪还小。长子张彭年（即张睿之父）小时候在西亭书塾里跟静海乡（即今兴仁镇）的一位丁先生念书。而张朝彦却常常督责彭年在家里帮着种田。有时候，张彭年跑到书塾去了，就要挨张朝彦训斥。说家里人口多，不种田哪有饭吃？总不能叫老父在田里挨太阳烤晒，而儿子坐在清凉的房子里吧？后来还是丁先生说情，张彭年才获准半天念书，半天种田。张彭年跟丁先生读完了《诗经》，能做做七言对子，后来就不再念书了。这是道光初年的事。

张彭年生性自强，好义为善，自己读书不多，却非常尊师

敬儒。这种天性，与他后来为儿子延揽良师，铸成大器，或许很有关系。张彭年是一个栽树种田的好手，纵横疏密，有条不紊，田间管理，勤慎细致。只要不受天灾，种田艺稼，收成都很不坏。张彭年办事很严谨，“小札记簿，字必完正，语必谨备”。张朝彦曾经向一位姓李的借过债，李家是西亭的大族，人多势众。张朝彦去世时，李姓者口出恶言，勒逼张彭年还债。张彭年很气愤，抗声对姓李的说：“父债子还毫无疑问，但是不能受人侮辱。”于是请邻居、亲友作证，约定日子，准时当众把欠李家的债还清。十几年后，李姓者想把儿子送到张家附学跟宋先生读书，自己不好意思上门，托人出来向张彭年打招呼。张彭年说，过去的事早已拉倒，他儿子要跟宋先生念书是另一回事，旧事不再计较了。由此可见张彭年在西亭的行事、为人。

张朝彦迁居西亭后不久，吴圣揆老夫妻俩也从金沙搬到海门常乐镇去住。张彭年年纪较大后能单独出门了，便每个月走七十里路到常乐镇去一次。没事住天把就返西亭，有时为了帮外祖父母做事，待上十天八天才回家。吴圣揆去世后，外祖母更需要人照顾。张彭年在西亭、常乐之间跑得更勤一点。

张彭年成年后，娶葛氏为妻，有一个儿子小名叫长源，后取名叫张誉。张彭年的外祖母在常乐镇又相中了一个东台同乡姓金的女子，就吩咐张朝彦为彭年聘娶为另一房妻子。婚后在常乐镇服伺吴老太太，有了子息，便以之接续吴家的“香烟”。在封建时代，男人娶两房妻子不为非法，更何况吴老太太孤寡一人，确需有人贴身照顾。张朝彦当然谨遵丈母娘之命，给张彭年再聘金氏为妻。那时，好象正是张彭庚“出事”之际，张彭年既要帮着父亲奔走营救二弟，又要避免卷入是非，加之陡遭大变，家道中落，暂离西亭，到海门去以吴家为依托另谋生

业，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于是张彭年就此侨寓海门，在常乐镇长住下来。

道光三十年（1850），金氏生下头一个儿子长庆，后取名张馨。咸丰元年（1851）生次子长春，即张警。咸丰三年（1853），张馨出世，小名长泰。同年，张朝彦去世。张彭年的三弟张彭龄在西亭河南三总桥选了一块墓地，墓邻说张家占了“好风水”，阻挠葬事。还是张彭年出钱，张彭龄出面理释，张朝彦遗体始得入土为安。咸丰十年（1860）三月，吴氏病故，张彭年率妻儿到西亭为母治丧。此时对于张彭年来说，既然父母去世，兄弟离散，故居易主，自己在海门又另立了家室，在西亭似乎已无牵挂了。可是，张彭年并不曾因为这些同西亭割断渊源。咸丰初年，张朝彦卖了房子搬出前，买主周家事先送来一笔钱，要求张家搬出时不要留下“灶角菩萨”牌位和“傢生”，图个吉利。虽然当时有此陋俗，可是张彭年拒不收钱。并说，我自己搬家，决不碍人家事。而且谁知道将来房子会不会重归我家呢？这话后来居然应验了。原来，张彭年在张馨兄弟开蒙读书之后，看到张馨、张警等是可造之材，想起西亭宋蓬山先生（名效祁）是宿学老儒，授徒有方。故于同治三年（1864）正月特地到西亭请宋蓬山去海门“坐馆”，教张警、张馨、张警（葛氏咸丰四年所生）读书。两年后大伏天里，宋蓬山因避海门兵警返回西亭，不久突然病故。张彭年率领几个儿子到西亭为宋先生治丧。随后，张馨就在西亭师从宋蓬山的侄子宋紫卿（名琳，时为贡生），并在宋家膳宿。张馨除由宋紫卿授读外，间或还向住在城里的宋璞斋（名琛，蓬山之子，是个举人）问业请教。同治七年（1868）由宋璞斋拉上张骐的关系，通过张骐之子张谔让张馨托籍如皋，以张育才之名经县试、州试、院试，被取为如皋县学附学生员。之后如皋张家

就经常以告发张謇冒籍行为相要挟，时时进行讹诈。加之宋璞斋心怀偏私，梗于其间，张彭年只得委曲求全，奔走于西亭、通城、海门之间。同治九年（1870），张彭年与三姓街张氏洽妥回归祖籍之事，同时赎回了咸丰初年卖给了周家的房屋。家族世系表悉备，祖宗庐墓俱在，这就有利于张謇与如皋张家脱离关系。张謇在与如皋张家论理时，乃可理直气壮地自称“窃生世居通州之西亭，家世业农，生父彭年亦时行商在外”，云云。张謇得到署通州知州（代理州官）孙云锦的赏识和州官梁悦馨的同情，经过朝廷礼部批准返籍归宗，转为通州州学生员。此后，张彭年才较少回西亭。张謇中了状元，身居高位以后，张彭年成了老封翁，去世后葬于南通三元桥东文峰院河南（今南通长春园处），金西张氏族谱上收录了张彭年的墓园图。张彭年随父迁居西亭时，街上有东西两座木桥。他曾经发愿要将西亭的木桥也象金沙一样改成石桥。早年他要办这件事，当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因其他事情羈延，造桥的事张彭年生前也就未能办成。民国15年（1926），张謇到西亭去修祖居，看到西桥已改成石桥，东桥却腐败不堪。张謇想起其父遗愿，就捐资将西亭东桥改建为石桥。如今，西亭老街上的两座石桥都因地形改变而不存在了。当年从东桥上经过的人何止千万，但对于脚下的石桥是根据张彭年遗愿所建，知悉者却为数极少。

张季子步入青云紫怀西亭

张謇有好多名字：开蒙时取名吴起元，在西亭读书时宋家称其为张长泰，在如皋应童子试时被命名为张育才（字树人），同治九年（1870）返籍归宗时定名张謇；其兄弟亦皆取单名，从言字。张謇定名后，字季直，号啬庵，故后被人们尊称为张啬公。张謇晚年自号张季子。张謇一生办过许多大事，

阅历极为丰富。而青年时代在西亭的经历，却使张謇“庶知门户忧患之遭，师友风义之笃”。直到晚年仍然萦怀劲情，留有难以磨灭的记忆。

张謇4岁时，张彭年亲自教他识《千字文》。5岁，就跟三个哥哥到邻居邱畏之的私塾里读书。11岁时，邱先生出上联“月沉水底”，张謇对曰“日悬天上”。张彭年看到，很是高兴，觉得可让张謇作个“读书人”求仕上进。张彭年同老三彭龄商量后，次年正月里特地回西亭请宋蓬山先生去海门教张謇、张謇、张謇弟兄三个读书。八月，张彭年还专门砌了一间房子，题“仿陶书屋”请宋先生“坐馆”。有一次张彭年正在馆中，一名武弁骑马经过门外，宋先生举“人骑白马门前去”命张家小兄弟对句。张謇应声而答：“我踏金鳌海上来”。张彭年和宋蓬山大喜，觉得“此子不凡”，虽然表面不予过誉，而内心特加钟爱。宋先生督责张謇学习尤严，每次回西亭，都带张謇同行，让张謇认识乡邻，并参加西亭诗社活动，分题作诗或限字作诗钟。

张謇小时常到西亭，在西亭便留下一些张謇儿童时代的轶事趣闻。比如咸丰十年（1860）三月张謇祖母去世，张謇随父到西亭奔丧。有个族兄带张謇去城隍庙玩，到后富见城隍夫妇神龛特高，族兄叫作揖。张謇一拜，神座上签筒烛台都翻倒了。这件事有文字记载，可能是有感地震，适逢其会而已。但是后来人们传说，是城隍老爷和太太不敢当“文曲星”一拜。又据宋氏后人传说，张謇年幼时并不是一天到晚捧着书念，偶尔也跟孩子们到“荒田里”（即义冢，俗称“乱坟场”）去踩“旋旋儿风”。据说这种“阴风”别的孩子踩不住，张謇一伸脚风就歇了，也就是“野鬼逃掉”了。有时候张謇甚至同别的孩子一起撒个骷髅头，塞进几粒黄豆，撒一泡尿回头拔脚就溜，据

说骷髅会滚来追。这当然不可能，仅是自己吓自己，“好戏子儿”而已。

同治五年（1866）夏，宋蓬山病逝，张謇住在西亭从宋紫卿受业。这对张謇后来的发展情况来说，也许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西亭过去是个文人荟萃的地方，张謇住在西亭读书，同西亭的一班文人交游更多。当时的具体情况虽无从了解，但张謇后来写的《宋先生宅旧有海棠一株，岁直花时，辄有佳会。三数年来，故老零落尽矣。因时感触，怆然赋之》的长诗，却道尽了当时的流风余韵：

苍灵烂漫真无度，尽教燕文化芳树，
莺娇蝶怨不胜情，韶光瞬息已朝暮。
婆娑诸老当时贤，酒龙诗虎相联翩，
因花岁岁发新唱，刚日柔日酌相连。
我昔追随尚黄口，蛇蚓蟠笑见者走，
旗鼓时复当中军，坛坫争呼作小友。
日月逝矣曾几时，人事变迁空花枝，
稚川丹砂竭仙井，子京红杏凋春辞。
主人爱客孟公亚，筮豫戡朋好以暇，
人惟求旧不惟新，臣卜其昼兼卜夜。
酒阑烛灺来东风，露华皛皛月转空，
千丝万丝剧相同，垂垂光力啼妆红。
啼红宁复关愁思，倚追阑干逞妍媚，
草木光情人有心，对花三叹不能置。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在西亭的少年张謇是怎样意气风发地与文士们交游的风流韵致，亦可见后来张謇对这段岁月时光是怎样地眷念萦怀。

张謇在西亭文名大噪，然尚未博得一衿青衫成为秀才。当

时科场规定，童生凡前三辈没有隶名学官为生员的，即所谓“冷籍”，报考时要有人作保。对这种对象，学官以及廪膳生（在籍生员）中“为认派保者”，常常勾结起来大敲竹杠。张耆的祖先虽出于西亭镇南三姓街（今属金西乡）张氏大族，但自张文奎起，属于张氏大宗哪一支派及辈份世系已不甚了了。由于张彭年种田经商比较得法，为人又乐善好施，别人把他看成讲义气的有钱人，看得出他的儿子早晚必定青云得志，就来认亲叙故，承认其为族人，并愿为之担保。当然事后会为此获得重谢。本来，同治五年（1866）三姓街武举张兆彪就示意宋璞卿，说已查明张耆家的世系，其与张彭年乃同辈族人，希望张耆认祖归宗，条件也很“合礼”。可是，同时作为张耆老师的宋璞斋不同意，说三姓街张家都是武生，实际上其已另有打算。张耆之父对宋老先生及其子侄一向备极尊重，信任无间，所以未即与三姓街张氏接洽归籍之事。同治六年（1867）静海乡廪生易兰士介绍与静海乡张举人结户族关系，宋璞斋也未同意。同治七年（1868）岁考在即，正月里宋璞斋通过城内玄妙观道士张驹与如皋举人张驹搭上关系。谈妥张耆“入学”后只需酬谢铜钱八百挂（每挂八百文）。考不上仅负担张驹的儿子孙子同时参加县州院试三场考试费用而已。这个条件并不苛刻。二月，张耆从西亭到通城，接受宋璞斋指点，“凡事听二老爹（即张驹）作主”。张耆到如皋，被藏在育婴堂抚幼塾里，不准同任何人搭话。张驹等代办报考手续时，用张驹亡儿张铨之子名义（算是张驹的侄孙），取了一个与张驹孙子张育英排行的名字——张育才赴考。县考完毕，张耆即返回西亭。发榜时听说张育才取在二百名后头。于是张耆遭到宋璞斋一顿严厉训斥。说：“假使有一千人应考，取九百九十九个，那不取的一个就是你！”张耆聆训后回到西亭并不沮丧，相反更加

发愤图强，在书斋壁上、窗棂上、蚊帐顶上都写上“九百九十九”五字。每天读书至半夜后才睡，睡时用两根短竹杆缠住头发，只能朝上睡觉，一转侧扯动头发就醒过来，一醒，看到“九百九十九”，马上爬起来再读。张謇在如皋改名应考，通州族人并不知晓。张彭年得知儿子以他人作父，还改了年龄，很不以为然。提出是否可以改变时，便遭到宋璞斋嗤笑，说：

“‘秀才，士之始进也’。你种田人家才得个秀才，就不当桩事呀！”这时际，宋紫卿也曾写信给张彭年，说：“昨有三姓街贵族人来，其言颇合礼。现届九月，院试已速，兄如稍闲，即来一叙。”张彭年赶到西亭同宋璞斋商量，还是未得同意。宋紫卿见堂兄执意不改，也只得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十月，张謇参加通州院试，发榜时取为如皋县学第二十五名附生（一说为第二十六名）。考毕，张謇仍回西亭读书。同治九年（1870）张謇18岁，应科试考得一等第十六名。七月和宋紫卿一同去应江南乡试，两人都没有考中。

张謇自前年成为秀才后，应付如皋张家需索的“各项开支”已有四五百大洋，还有些没相干的人以“知情不举”讨谢礼，也花了不少钱。张謇应江南乡试虽没有中举，但是座师在卷子上批语很好。如皋张家觉得张謇日后必然发达，就串通如皋学官，由张鎔出面，加紧向张謇进行讹诈。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送到西亭给张謇的信说：

信到逆子育才知之。尔初流落在外，忽有同城宋璞翁先生说尔要误大事。予接尔到家，前年入学。尔运虽佳，实是予德。不意春初伯祖过世，尔未曾穿服，其罪一也。况久在外乡，不率家训，竟忘入学时艰难。前年学费十余项，要开发钱一百余万，泊今尚与人未清，不能胡涂了事。来信无别，限尔十日到家，同予料理前事。尔若故意

昧心，不欲归正理事，予即写怨单数十张，遍贴邗城如城西亭金沙袁灶港长乐镇各处。尔若再行无耻，予先请如皋学官来请尔。尔若再行无耻，予亦不能顾尔，予就使尔出学了。看果能如此否？速速自悟！

看这信，倒好象张謇真是“忤逆不孝”，简直无赖了。尽管张謇气愤至极，还是将信转陈宋璞斋，请按当初所约加以理释。宋璞斋只是虚与委蛇，并不切实解决问题。张謇无可奈何，知璞斋师已不可恃，只得下决心与如皋张家周旋到底了。好在宋紫卿宅心忠厚，仍然帮助张謇设法应付如皋的恐吓讹诈，同时代张謇家与三姓街方面接洽归宗事宜。这年冬季，张彭年为张謇订婚海门徐氏。同治十年（1871）初，张謇便辞别紫卿师返回常乐镇。四月底，如皋县学派差役签传张謇到学。五月初四张謇到西亭和宋紫卿磋商后，匆匆赶往如皋。谁知一到就被押于学宫。关了近三个月，还是张彭年派彭龄前往如皋花钱打点，递上一纸申辩状，张謇才被放回。后来张謇受几位曾任大官的前辈指点，到通城向署通州知州的孙云锦陈述了自己受愚弄被诬告的经过，得到孙的赏识与同情。十月底，学使礼部侍郎彭味之按临通州，放告时张謇呈上禀状，自行检举“冒籍”行为并请求准许更正归籍。学使批交通州州官查覆，取证时并取得张謇妻子陈氏证明张謇并无忤逆情事的证词，以及同意张謇返籍归宗的具结。至此，张謇已与如皋张家脱离了关系，不料到年底又生枝节，如皋学官说张謇呈递的本籍人员情况交待不清，缺族人具结及邻居证明等。于是，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张謇遵通州学官谕，具禀回复称：

切生的系原籍通州。始祖建，迁居三姓街，复迁金沙、西亭等场。传至生父贡生彭年，已经十有五世。生今遵札补具里邻亲族并通州学廩、附生等各同保切结，暨绘